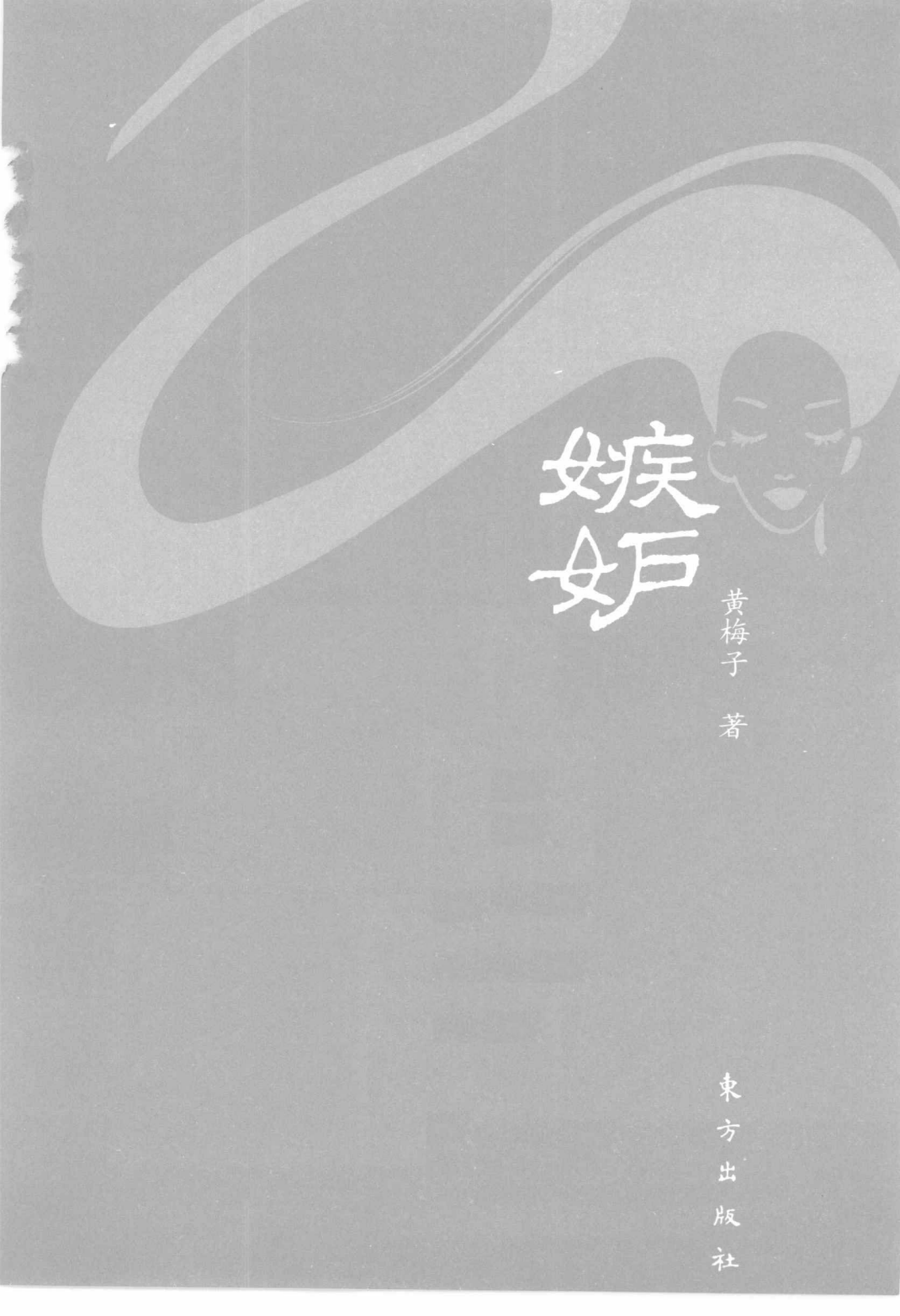




黄梅子 著

嫉妒

刘凯跟陈倩两个人属于一路人，都是有着一脑壳的小聪明但没什么上进心也没有大智慧的人。虽然他们都不会读书，但从小在省城里长大，天生就会各种小市民在外面混生活的雕虫小技，尤其是都无师自通地知道怎样利用别人来办成自己的事情。用市土的话来说，他们都是那种『无事脑朝东，有事叫外公』的人，赚点小钱，占点小便宜的人生处世哲学已经根深蒂固地融进了他们的血液里。在『无利不起早』这一点上，刘凯和陈倩绝对有共同语言。



嫉妒女

黄梅子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贾立钢

装帧设计:曹 春

责任校对:张 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嫉妒/黄梅子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060-3341-1

I. 嫉… II. 黄…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4461 号

嫉 妒

JIDU

黄梅子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5

字数:236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3341-1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 1 第一章 美女主播的烦恼
- 23 第二章 无利不起早
- 50 第三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 66 第四章 美人鱼咬钩了
- 75 第五章 梦想重新起飞
- 92 第六章 费尽心机找靠山
- 103 第七章 该出手时就出手
- 123 第八章 各走各的路
- 148 第九章 嫉妒



- 179 第十章 化险为夷
- 197 第十一章 选票风波
- 205 第十二章 帅哥回头了
- 217 第十三章 过河拆桥
- 227 第十四章 美女丑女冰火两重天
- 242 第十五章 流言在传来传去
- 255 第十六章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 269 第十七章 老婆是主菜，情人是味精
- 282 第十八章 略施小计
- 291 第十九章 自己拯救自己
- 303 第二十章 有人要害你
- 319 第二十一章 小人斗不过恶人
- 329 第二十二章 这个新年不平静
- 340 第二十三章 一波三折
- 361 尾 声



第一章 美女主播的烦恼



这是公元 2000 年初夏一个闷热的中午。

从五月开始,金灿灿的大太阳每天很积极地早早就出现在了天空上,使得气温一升再升,南方的天气已经开始体现出热得要命的征候了。到了中午时分,潮湿的空气已经在太阳底下爆晒了半天,闷热得人快受不了了。又湿又黏的空气无孔不入地钻进人的每一个毛孔,使汗腺的功能变得几乎失调了,大粒的汗珠刚从毛孔里冒出来,就被闷热的空气给糊住了,粘在皮肤上,使人感觉很不爽。

夏可可正坐在从家乡 Z 城返回省城 S 市的空调大巴上。虽然说是空调车,但可能空调最近工作得太频繁,超负荷运转,所以已经有些不堪重负了,再加上车里几十个大活人的人气火焰实在太高,使得冷气效果差强人意。车外的热空气狡猾地透



过巴士的每一个小小空隙钻进车里,经力不从心的冷气机降温以后,还是挟着余威肆无忌惮地在车里散发着热量。

夏可可是坐在车后部靠窗的位置上,正侧过脸,默默地看着窗外。炎热对于她来说,已经被忽略了,因为她正郁闷着,她今天早上和男朋友王文轩又不欢而散了。

夏可可是S市电视台的新闻女主播,在S市算个小名人。为了怕别人认出她来,她没化妆,戴着一副大大的墨镜,把小巧的鸡蛋脸遮住了一大半。但即便如此,眼尖的人照样能认出她来,因为她的气质是那样卓尔不群,跟社会上一些光有一张漂亮脸蛋但一肚子草的漂亮姑娘相比,她明显有一种书卷气。这就好像月亮一出来,旁边的星星都黯然失色了一样。

坐在夏可可身边的中年男人的香港脚因为炎热而痒得更难受了。他索性把鞋子脱了,把脚抱到座位上来,左手抱着臭袜子,右手快乐地抠着脚皮。他一边抠脚,一边入迷地盯着旁边座位上的夏可可。这个姑娘可真漂亮啊!白得像象牙一样的小脸上,隔着墨镜也能隐隐约约看出她那一对黑亮的大眼睛,再加上小巧挺拔的鼻子,最吸引人的是她天然红润的嘴唇,不大不小,湿润性感得像含苞待放的花朵儿,那种柔软鲜嫩的感觉几乎可以触摸到。苗条高挑的身材裹在随意的白T恤和牛仔裤里,自然滑顺的长发扎了个马尾束束起在脑后,露出一大截洁白如玉的脖子,皮肤下的淡蓝色毛细血管隐隐可见,透出一股青春逼人的活力。

中年人喉咙里发出快活的咝咝声,不知是撕脚皮引起的快感所致,还是对旁边座位上的美女所发出的向往。可能撕脚皮



的小小痛楚和大大的快感刺激了他的灵感，中年人突然高兴地
对夏可可喊道：“你是夏可可。S市电视台播新闻的夏可可！”

夏可可吓了一跳，转过头来，正好对着了中年人因为兴奋
而大张着的嘴。这张嘴里发出一股饭菜发酵以后的酸臭气和浓
重的烟气，夏可可忍不住快速地回转头继续望着窗外，难受地
憋出一句：“我不是夏可可。你认错人了。”

中年人大声继续说：“你绝对是夏可可，我天天在电视里
看见你，不会认错。”

车里的人齐刷刷地转过脑袋来，都研究地看着夏可可，仿
佛一群鸡奇怪地瞅着闯进来的一只鸭一样。但夏可可已经沉默
着把脑袋固执地对着窗外，大家过了一把眼瘾之后，也就不再
盯着她了。中年人也识趣地不再言语。

夏可可本来就乱的心绪变得更纷乱了，像一团乱麻一样，
扯也扯不清。

大巴终于开进了S市长途汽车站，到终点站了。

夏可可站起身来，最后一个走出汽车。一股潮热的巨浪向
她迎面扑来，反而使她因为在车里呼吸了过多的二氧化碳和汗
臭、脚臭以及屁臭的肺感到一种被清洗的轻松。

她站在长途汽车站外面，眯着眼睛站了一小会儿。炎热对
她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在这个时候，她反而需要一些
强烈的感官体会来刺激一下她迷茫的心。

想了想，夏可可没有打出租车，慢慢往S市电视台走去。
长途汽车站离电视台不远，只有两站路。如果在平时，这半个
小时的路程是很漫长的，但今天夏可可很乐意走过去。



夏可可今年26岁，四年前师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回了家乡Z城二中当语文老师。本来日子就这样平淡地按部就班过着，生活似乎一眼可以看得到头，会按照它固有的轨迹运行下去。但她一成不变的日子被一件事情打乱了，把她带入了另一种生活轨道。去年S市电视台面向全省招聘节目主持人，夏可可童年的梦想再次被唤起，她报名参加了考试。没想到当年没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她，在那次主持人招考中，经初试、复试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最后留下的两位幸运儿之一。

夏可可的男朋友王文轩在Z城一中教书。随着夏可可工作的变化，他也有了更多心事。王文轩是她的大学同学，白净文秀，当年是他们中文系的大帅哥。中文系女生多男生少，所以王文轩在大学的时候也算个风云人物，跟夏可可是金童玉女，走在大学的校园里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王文轩也是Z城人，毕业以后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分配原则，也回到了Z城当老师，不过他去的是Z城一中，重点中学。

想起王文轩，夏可可就郁闷，自从夏可可来到S市电视台当新闻主播，王文轩的心路历程也变得复杂起来。刚开始他感到很得意，有一个如此出色的女朋友，证明他也是相当出色的。可随着学校老师们话里话外的善意提醒，王文轩也意识到了他们之间逐渐拉开的距离：一个是万人称羡的小名人，一个是穷酸的教书匠。王文轩突然有了一种危机感，认为夏可可随时随地会有可能弃他而去。他开始疑神疑鬼、杯弓蛇影，经常半夜三点突然打电话查夏可可的岗，根本不管夏可可是否已经睡了，只是为了听听夏可可接电话时的语气，以此来推断她旁



边是否睡了别人。简直是荒谬!

这一年来,为了证明自己的态度,夏可可坚持每个周末都去Z城陪王文轩,但他变得越来越使人忍受不了。说实在的,夏可可每个周末去Z城的时候,都感到一种仪式感的悲壮。

这个周末,夏可可又去了Z城看王文轩。但这两天的时间,简直是受罪!哪里有一点恋人小别重逢的甜蜜呢?王文轩没完没了地盘问她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拼命地想用夏可可的顺从和诚实来替自己一次次地证明:夏可可还是那个夏可可,还是那个爱他的夏可可。

这样炎热的夏天,他们之间的空气中充斥的却是怀疑和冰冷的味道,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寒意。

我为什么一定要苦苦地忍受他的猜忌和折磨呢?我为什么始终下不了决心离开他呢?我很爱他吗?夏可可心里也有许多迷惑。应该是的,他是自己的初恋,别人都说初恋总是最美好的,夏可可心里替自己回答道。王文轩其实也是爱自己的,他只是由于我们之间暂时的落差而损害了他男子汉的自尊心。夏可可再一次这样安慰自己说。

但今天早上王文轩终于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也许是夏可可这种自虐式的容忍使王文轩有了一些把握,他终于嗫嚅着说出了他的想法:要夏可可把他也调到S市去。

夏可可无奈地说:“我自己还是招聘的呢,我都没办正式调动手续,怎么帮你办?”

王文轩急不可待地说:“咱们马上登记结婚吧,登记了以后你再去找找教委的人,把我调到省城的哪所中学去。他们并

不知道你是招聘的，只知道你是电视台的。记者是无冕之王，他们肯定会卖面子的。到时候，我们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有了省城正式户口，就好办了。”

夏可可错愕地问：“我现在的情况很微妙。你就没想到我如果结婚了，就可能调不进电视台吗？”

王文轩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表情，既有调入省城的渴望，也有一股害怕夏可可甩掉他的恐惧。人性中隐藏得很深的一面突然在王文轩文质彬彬的脸上真实地凸现，让夏可可感到心寒，那一瞬间王文轩的形象在她心中“轰”地一声倒下。

他说那些话的时候看上去显得多么自私和小人啊，夏可可悲哀地想，他要跟我结婚不是因为爱我，而是为了把我牢牢抓在手里，甚至还要我去当他的垫脚石。他完全不管我的处境有多么艰难，想到的只是他自己的事情，就像一个狗急跳墙的人，死死抓住上面人的衣襟不放，使出吃奶的力气抓着，哪怕把上面的人拖下来也在所不惜。

我的爱情就要消失了，消失在空气中。夏可可看着脚下柏油路上被大太阳晒得丝丝冒起的白气，觉得爱情真是太脆弱了，脆弱得就像毒太阳下面的水珠，一会儿的工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奇怪的是，为什么自己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难过，反而有一种解脱的轻松呢？

不知不觉，夏可可已经走到了广电大楼下面。她抬头望了望上面电视台的窗口，又继续往前走。现在才中午，她今天值播音班，要下午六点才开始录节目，时间还早。

夏可可可在电视台附近的灯泡厂宿舍租了一套一居室，上班





近，走路5分钟就到了。她走到自己租住的宿舍楼下，上了三楼。

灯泡厂已经垮了，职工们都下了岗，很多人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出租，赚点生活费。这是一片20世纪80年代初建起的老住宅楼，楼道乌黑，墙上贴满了办假身份证、治花柳病的乱七八糟的广告，楼道里的灯泡早就被顽皮的孩子给打碎了，在这炎热的夏天，这栋老旧的黑乎乎的楼房反而体现出一种阴森的寒意。

夏可可掏出钥匙，开门进了屋。屋里因为两天没有人，又门窗紧闭，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闷气，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夏可可脱了鞋，赤脚走到窗前，快速把窗户打开，透透气。外面一股热浪扑了进来，使她的小屋马上就变得像个蒸笼，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夏可可坐在卧室的地板上，打开电扇，悲伤地环视着自己寒酸的蜗居。外面的小客厅里地板原是油漆水泥地，已经看不出油漆的本色了，斑斑驳驳。墙壁上刷的白色石灰已经被水渍和污渍侵蚀得光怪陆离，房间里扔着几件房东淘汰的老式两屉柜、饭桌和板凳，看上去是那么的落伍和破旧。卧室稍微好一点，夏可可自己简单地弄了一下，铺了地板胶，地板胶上放着一个夏可可买的席梦思床垫，上面铺着一床凉席和线毯，这就是她的床了。床垫旁边放了一个宾馆用的那种小冰箱，靠窗的地上摆着一台从电视台搬来的小电视机，是技术部淘汰的设备。

我过的什么日子呀！我还有什么？夏可可的悲伤和无助如

同一滴水墨溅在宣纸上便慢慢地洇开,那种感觉在心中一点一点地弥漫,直到这种弥漫无法再逃避。夏可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唰唰地往下掉,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这么个破破烂烂的屋子,谁会想得到S市电视台光彩照人的新闻主播夏可每天就蛰伏在这样一个寒酸破旧的地方呢?而这个破地方还要花去自己每月500块钱。工作正式调动遥遥无期,也没有自己的房子,男朋友还苦苦相逼,我的人生怎么这么多不如意呢?



2



8

下午四点,夏可戴着宽边的大遮阳帽,鼻子上架着一副巨大的墨镜,脸上一点妆都没化,素面朝天地出现在了电视台新闻部的办公室,苍白透明的皮肤使她看上去显得有点病态。

尽管心情很沮丧,但工作是不可能不做的。下午6点钟要录播《都市新闻》,还有一些新闻稿要配音。

电视新闻主播这个名头说出去很好听,但谁又知道夏可的心酸呢?王文轩是一点都指望不上,一切全都得靠自己。每月工资只有1000多块钱,付掉房租和吃饭,所剩就无几了,还要自己掏钱买点好衣服出镜,每个月都是捉襟见肘。工资少就不去说它了,关键是她已经在了S市电视台工作了一年多,却至今还是一个台聘,想正式调进电视台,真的比登天还难。

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随便一个工作位置都有乌鸦



鸦一大帮人觊觎着。她一个没关系、没家庭背景的女孩子占着电视新闻主播这么好的位置，觊觎的人就更多了。在表面风光的背后，谁又知道她风雨飘摇的命运呢？

夏可可用了甩头，不愿意去想这些事情了，真的每想一次就烦躁得要命，没来由地心情就跌到了谷底。

她干脆不想了，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把帽子取了下来。今天出去采访的记者们可能还没回来，所以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只有和夏可可一起当值的男新闻主播任远在办公室备稿，他对她点头笑了笑，又继续嘴里念念有词地备稿。

任远长了一张天生的电视脸，脸上的线条和轮廓像刀削斧砍一般，特别上镜。他屏幕下松松垮垮，而且不会打扮，带点土气。但一上镜头，把西服一穿，头发一吹，给人感觉好像有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音员的范儿。

他俩在电视上配合默契，好像一对金童玉女一样，时不时深情地对望一眼，当然私底下关系也不错，是很好的朋友，任远挺照顾夏可可以的。这源于他俩共同的经历，他们是去年台里向全省公开招聘节目主持人考试最后胜出的两个幸运儿。但他们目前还都是台聘，都为了正式调进电视台在努力。

电视台是事业单位，有编制限制，况且还是省城的城市电视台，进省城S市的户口也不好办，人事局也有配额限制。夏可可和任远都是从省里小城市考到省城S市电视台来的，目前都是台聘，人事关系和户口都还在原籍。所以，相对于夏可可来说，任远其实是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一是到处都缺男播音员，二是任远较她更善于跟领导搞关系，很会讨领导喜欢，工



作表现也更突出。

任远其实一直在暗恋夏可可，她却并不知道。他挺喜欢这个既美丽又温柔的姑娘，但他目前把这份心思偷偷藏在心底。因为一是夏可可有男朋友，二是自己的根基还不稳。但他相信，迟早有一天，他和她是会走到一起的。

夏可可抬眼看到了墙上的大镜子，于是凑近去仔细地研究着镜子里的自己。她忽然苦中作乐地扑哧一笑，镜子里的她，小小的鸭蛋脸上架着这副大墨镜，使她看上去像一只苍蝇，一只美丽的苍蝇。

任远正低头认真备稿，听到她突然这一笑，吃了一惊。他抬起头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还笑得出来？今天孙主任带了两个播音系的毕业生来试镜，一个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个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的，都是科班出身啊。看来我们可能要走路了。”

夏可可愣了一下，反问道：“北广和浙广的？那为什么不去省台？要到我们市台来？”

任远神秘地低声说：“估计可能是他们关系不够硬，所以省台进不去。”

夏可可心里咯噔一下，又来了两个竞争对手，要调进来难度就更大。但她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开玩笑说：“爱谁谁。我无所谓，大不了嫁人呗。”

任远失望地望了一眼夏可可，她想嫁的人肯定不是自己，不由得心里起了一股醋意。于是，故意也淡淡地说：“那好啊，真羡慕你们女人啊，可以两条腿走路。下辈子我也投胎做女



人。”

看夏可可不接茬，任远顿了一顿，又探究地问：“是嫁给你的大学同学王文轩吗？”

这句话触到了夏可可的痛处，她愈发心烦起来，也不想谈论这个问题。她打开自己的衣橱，拿出一件浅灰色的职业短袖套装上衣，起身去了台里的化妆室。



化妆师陈倩比夏可可的待遇更低，属于部聘，也就是部门聘用。部聘比台聘还差一级，但还不是电视台级别最低的，级别最低的是组聘，节目组自己聘的，待遇和保障就更低了。

说起来，其实不管是台聘、部聘还是组聘都是电视台的临时工，和正式职工不是一个档次。中国人搞别的不行，在治人上倒是有一套，临时工也要分个三六九等。

电视台里人事制度比较复杂，改制以前的老人（指资历），不管有本事没本事的，只要在1994年改制以前人事关系在广播电视台局的，就一刀切，都是正式职工——铁饭碗。像传达室看门的、司机班的司机、磁带库房的保管员，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职工子弟、转业军人和从区广播站合并来的。他们命好，在改制以前就占了一个人事编制，所以他们在很多名记者面前有时候也要拿拿架子。名记怎么了？有什么可牛的，还不是电

视台一个招聘工？

改制以后进电视台的，不管是名校毕业生还是面向社会招聘的专业人才，原则上都只能是聘用制，当然特别优秀的可以转为正式职工，办理正式人事调动手续。这就意味深长了，什么是“特别优秀的”？这个不好界定，没有一个硬性指标来考核，况且能考进电视台的人个个都是人尖子，谁又不认为自己是特别优秀的呢？

尽管电视台内部等级森严，但在外人眼里，电视台是个好地方，个个都是无冕之王、神通广大，头上都罩着一层光环，在电视台工作无疑是令人羡慕的好职业。

出于这个原因，很多人削尖脑壳也想混进电视台来。台聘、部聘、组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甭管在电视台里干什么，哪怕是个司机，走出去很牛地对别人说一句“我是S市电视台的”，别人马上就对你肃然起敬。

陈倩就是出于这种心理拼了命混进电视台的。她妈妈原来是S市木偶剧团管服装的，虽然木偶剧团早就倒闭了，但陈倩妈妈是个厉害角色，早年跟电视台文艺部主任郝老头认识，关系一直不错，就把陈倩介绍到郝老头手下干活去了。

陈倩干化妆也不是专业出身，就是平时自己喜欢化妆打扮。后来跟着电视剧组到处打游击，先干场记，跟专业化妆师瞟学了不少东西，加上陈倩在化妆方面悟性很高，跑了几个剧组以后就历练出来了，成了专职化妆师。

跟着文艺部跑剧组太累，陈倩妈妈又央求郝老头跟新闻部孙主任说说，把陈倩部聘到了新闻部，成了新闻部的专业化妆

